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二十一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四年三月丙戌朔上批聞太原府有鄉村婦人數千叫號入府門納農器未知虛實其調發荒堆夫速放散令河東緣邊安撫司體問其事安撫司言無之又詔陝西轉運使修婁城等堡寨其見科買物並權罷丁亥判太名府韓琦言懷州災傷最甚自春下戶闕食近申轉運司貸以米粟已下諸縣支給而提舉常平倉司指揮罷給止令轉運司以省倉米賑貸上批方今河北有災傷甚處省倉歲計有限必不能多賑給常平廣惠倉斛斗須相兼支借令河北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

聞因令立侍焉

辛未昭宣使果州團練使內侍右班副都知鄧保吉爲

入內副都知

書此爲范鎮有言

乙亥詔雄州探事人補三班差使殿侍者並以爲本州

指使

鄜延經略司言西界阿克阿等二百餘人內附

詔約還之

丙子宮苑使營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任守忠昭宣使

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鄧保吉並爲宣政使左驤驥

使英州刺史入內副都知史志聰領忠州團練使宮苑

使利州觀察使入內押班石全斌爲入內副都知皇城

使果州防禦使內侍押班武繼隆左驤驥使榮州防禦

使內侍押班鄧保信並爲內侍副都知文思使果州團

練使內侍押班王從善爲北作坊使彭州刺史內侍押班鄧宣言爲洛苑使榮州刺史內侍押班于德源爲北作坊使知諫院范鎮言伏覩近降指揮自今傳宣除依法律賞罰外餘並仰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官司執奏今一日之中內臣無名改轉者凡六七八人俱是過恩不合法律中書樞密院大臣並不執奏臣竊謂陛下近降指揮可爲萬世法曾未一月而大臣輒廢不行大臣在陛下左右號稱執政而廢法如此欲行法四方安可得哉夫天子言出而爲令大臣廢令在法不赦伏乞明正中書樞密院大臣之罪以示天下知陛下之法不可輕廢

內臣改轉凡九人此云六七人應是任守忠鄧保吉史志聰王從善鄧宣言于德源六人遷官餘止遷職武繼隆遷官又在二月丁酉故云六七八人也韓絳傳云押班武繼隆遷官絳封還詞頭陳其罪出繼隆爲鄆州鈐

韓按繼隆二月丁酉以皇城使陵州團練使內侍押班
領果州防禦使今又遷內侍副都知不知何時出為鄆
州鈐轄 詔封孔子後為衍聖公初太常博士案宋史

當考 本傳作入直集賢院闕里文祖無擇言文宣王四十七
獻考同此云太常博士疑誤 祖無擇言文宣王四十七

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按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在
漢魏曰褒成褒宗案闕里文獻考無褒宗之名惟載東

封宗聖侯原尊聖在晉宋曰奉聖侯魏曰崇聖北齊曰
本疑有脫字

恭聖後周及隋並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初始追

諡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然祖諡不可加

後嗣乞詔有司更定美號乃下兩制定更封宗愿而令

世襲焉

丁丑以旱除畿內民逋芻二十七萬及去年秋逋稅

已卯通英閣講周禮大壘王洙曰祠天地之器以質信

爲本帝曰曹操不事質信而多詐忌何以事上帝乎洙
曰天地之德非至誠之道至質之器何以動之張揆讀
後漢書應劭議刑揆曰當漢獻帝亂世有司猶能守法
今天下奏獄或違法出罪負冤不伸水旱之災未必不
由此也帝曰祖宗以來多用中典奏讞者往往貸之豈
欲刑罰之濫乎翰林學士羣牧使楊偉等言判官殿

中丞王安石文行頗高乞除職名中書檢會安石累召

試不赴詔特授集賢校理安石又固辭不拜

此據會要

辛巳知諫院范鎮言伏見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

乍寒乍暑欲雨不雨又有黑氣蔽日此皆人事之所感

動也黑氣陰也小人也日陽也君象也黑氣蔽日者陰

侵陽小人惑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爲

相不病而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宰相爲是卽乞速退執中以解天意以御史之言爲非乞敕執中起視事無使天意久不決也寒暑者賞罰也乍寒乍暑者不當賞而賞當罰而不罰也鄧保吉有過於法不當爲內侍都知鄧宣言不歷邊任於法不當爲內侍押班爲內侍押班未幾而又改官石全斌不當爲觀察使未幾而又爲內侍副都知其餘攀援遷改皆不應法律賞罰是不當賞而賞也陛下有旨不應法律賞罰聽中書樞密大臣執奏而中書樞密大臣不執奏是當罰而不罰也冬而多南風春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風主號令主思慮陛下思慮若有爲小人所惑而號令數變易也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

已然之後皆所以覺悟人君也修人事以應天變則災
異可爲福祥也陛下如欲應黑氣蔽日之變則莫若遠
小人近君子黜小人之言而用君子之言陛下如欲應
乍寒乍暑之變則莫若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明正中
書樞密大臣之罪也陛下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
速定陳執中進退之勢以決中外之惑陛下如欲應冬
多南風春多西北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號
令也凡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著於經史使後世爲
人君者視之以奉天爲人臣者法之以事君者也非臣
之所臆說也陛下無以臣非才廢臣所陳先聖賢之言
則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社稷之福也惟妖星之變及
今一年誠消息之所先至也今春諸路無麥苗禾種不

入而山東尤甚山東盜所起處萬一盜起陛下將何以待之妖星之變殆恐爲此此臣所以居言責之地而不得默默也

此疏實錄亦具載之

癸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蔡襄爲樞密直學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請也襄工筆札上尤愛之御製李用和碑文詔使襄書後又敕襄書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曰此待詔職也卒辭之

詔諸路久不

雨民頗艱食宜令轉運提點刑獄當職官司出常平及軍糧借貸之其積欠科率折變之物及興修工役一切蠲罷務以寬民

詔三司韶州岑水場銅大發其令轉

運司益募工鑄錢

丙戌邇英閣王洙講周禮典瑞含玉上曰若使人用此

而骨不朽豈如功名之不朽哉

丁亥知審刑院張揆言知虢州周日宣妄言澗水衝注城郭當坐不實之罪上曰諸郡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罪也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

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故道夫動大眾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眾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審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茭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州軍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

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遽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年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眾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已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充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春暮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爲赴役一出諸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

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
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
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是一大
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
千餘里掃岸久已廢頓須興葺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
有力之時興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
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
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
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
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
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
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

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嶠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眾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夏四月癸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知壽州奎前使契丹會契丹主加稱號邀使者入賀奎不爲往因別設次令就觀比還道與契丹使遇其國本以金冠爲上服

紗冠次之而使人輒欲以紗冠邀漢使盛服全不許殺其禮見之既而契丹言每北使至南朝遇盛禮皆入賀

奎坐是出

達郭達副奎亦坐是責汾州都監事見達傳實錄不書蓋略之也今亦削去

甲午遣官祈雨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一送太常寺丙申上封者言有蔭子孫犯杖以上私罪情理重者令州縣批所犯於用蔭官誥之後若三犯奏聽裁從之丁酉京東西路安撫司言兩路兵甲盜賊專督在本司而別司又帶提舉事權不一請皆罷之詔南京畱守司仍舊外餘從之

己亥契丹國母遣歸德節度使左驍衛上將軍蕭知微永州畱後王澤契丹主遣保安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防殿中監王懿等來賀乾元節并獻契丹主繪

新嘉坡金華書局

李重十朝綱要已亥契丹主遣使以其畫像來獻求易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

庚子賜夏國大藏經

宰相陳執中初爲御史所劾卽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

復入中書視事

此據趙抃奏藁

辛亥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差役之事號爲脂膏遂令役滿更入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納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及每鄉被差疎密與物力

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
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一等五戶每戶物力及
五百貫卽甲鄉十五年一役乙鄉五年一役富者休息
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
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
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爲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
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如更
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役繁卽權許於乙縣戶多
而役稀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挾取他戶者亦聽其稅
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三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
陝西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琦所議便又知
制誥韓絳言臣嘗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